



伏 罗 宁 著

不需要的荣誉

不需要的荣誉

伏 罗 宁 著

秦順新 白祖芸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СЕРГЕЙ ВОРОНИН
НЕНУЖНАЯ СЛАВА

譯自蘇聯“涅瓦”(НЕВА)雜誌 1955 年 8 月號。

內 容 說 明

這是一篇以愛情為基本線索，描寫現代蘇聯農村生活的中篇小說，主題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它教導人們應該怎樣對待工作和因工作成績而獲得的榮譽，也告訴人們，一個領導者如果不能以正確的態度培養有能力的幹部，將會給工作帶來多大的損失。

卡秋莎是一個集體農莊的擠奶員，她的工作成績是優異的，因此獲得了國家給予她的最高的榮譽。但是，他不了解榮譽的意義，不了解榮譽和工作的關係，而省委書記在培養幹部方面也犯了嚴重的錯誤，卡秋莎在短期內負起了她根本不能勝任的重大責任：集體農莊主席和最高蘇維埃代表。當然，這種現象是不可能長久下去的，卡秋莎逐漸地脫離了羣眾，最後羣眾也離開了她。

這篇作品發表在去年“全蘇集體農莊題材文學會議”的前夕，發表后立即獲得普遍的好評，奧維奇金在這次會議的報告中給予了它很高的評價。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 2 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外 文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 543 字數 48,00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frac{3}{4}$ 插頁 4

195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52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 49001—55000 冊

定價(5) 0.25 元

統一書號：10020·543

定 价： 0.25 元

1

愛情會帶來什麼，從來不能預料。愛情帶給馬拉霍夫的痛苦，任何人也體會不到！然而，這種痛苦是在他第一次遇見葉卡切琳娜·羅曼諾夫娜·魯柯寧娜——熟人平常都叫她卡秋莎——以後很久才產生的。

這一年正在打仗。雖然在伸延在伏爾加河岸上三公里長的謝良尼查村里，看不見敵人的飛機，也聽不見大砲的轟鳴，但仍然能夠感到戰爭的氣息：集體農莊中的男人幾乎走光了，女人的哭聲越來越多，由於拖拉機站的停工，土地的耕種也越來越困難。然而，奇怪得很，土地彷彿懂得這個國家所受到的一切沉重災難，它帶來了空前未有的丰收；每一株馬鈴薯有一桶的收成，茂密的青草，連大鐮也割不動。

馬拉霍夫來到集體農莊領干草。他所服務的部隊駐紮在水草地的旁邊，那兒比謝良尼查村低得多。他出醫院後到這個部隊還不久。初來時，他還高興，在這里能夠自由行動，也能做些自己喜欢的事；但是，聽慣了砲

彈的飛嘯與震耳欲聾的坦克的轟隆聲，這種遠離戰爭的安靜的鄉村生活和只顧自己事情不大關心戰爭的人們總不能使他習慣。因此，他郁郁不樂地來到了謝良尼查村。他看見幾只母雞在塵土中無憂無慮地洗澡，一羣小孩拖着一筐鱈魚，兩個女人笑瞇瞇地站在井旁，這個景象簡直把他激怒了。

他勒住馬，用平常和犯了過的士兵談話的那種生硬聲調問她們，集體農莊主席在哪兒。

女人彼此瞧了一眼，臉上露出了微笑（雖然在馬拉霍夫看來，這沒有什麼可笑的），搶着回答說，主席到伏爾加河對岸去了，如果要找卡秋莎·魯柯寧娜，她大概在養畜場里。馬拉霍夫明白了，除了主席，集體農莊里就數她了。

他在養畜場附近碰見葉卡切琳娜·魯柯寧娜。她低着頭站在那兒用手指在計算什麼。她的胸前垂着兩根編得緊緊的辮子。

“奉上級命令來到你們農莊領飼料。請吩咐吧，”馬拉霍夫沒有下馬，說着話，將文件遞給了她。

卡秋莎沒有鬆開一只手的手指，用另外一只手接過了文件，嘴唇翕動着讀了起來。馬拉霍夫細看了她一番。不，她當然不是個年輕的姑娘，而是個成年的女人了。長得多美！

“真不知該怎幺對你說……我們自己也感到飼料不

够用，”女人回答說，她那对亮晶晶的藍眼睛突然間使馬拉霍夫心中感到一陣愉快。

他從來沒有見過这样的眼睛。彷彿伏尔加河的全部天藍色都聚集在这对眼睛里了。

“好吧，”卡秋莎想了片刻之后說道，“明天就把飼料送到你們部隊里。”她依然沒有松开手指，向养畜場走去。

馬拉霍夫望着她的背影，微笑了一下，随后沿着大路驅馬疾馳而去。

这就是馬拉霍夫与卡秋莎·魯柯寧娜的第一次相遇，偶然而又短促。然而奇怪的是，这次相遇並沒有在記憶中消失，当馬拉霍夫第二次負重伤進了某陸軍医院后，他馬上想起了这个女人。也許，这是因为謝良尼查村距离医院至多不过二十公里的緣故。既然不很远，为什么不可以再見她一面呢？

卡秋莎收到信的时候已經是夜晚了。她困惑地聳了聳肩膀：这封信是誰寫的呢？她讀的时候，並沒有立刻想起去年來領干草的那个年輕軍官。可是当她想起了是誰的时候，她差点哭了起來，她想，这个軍官一定感到非常寂寞，要不他不会給她这个完全陌生的人寫信的。在这張小小的紙片上，他問起農村的生活，並且說，他希望能接到回信。卡秋莎沒有把这封信当做秘密：她告訴了她的朋友杜尼婭·斯維希尼柯娃——農庄的党組

長，她們笑了一陣，聳動着肩膀，搞不懂這個軍官為什麼突然想起了她。於是卡秋莎包好了農庄送他的禮物，就出發了。

走進病房，她發慌了，在傷員中間，她認不出那個過去只見過一分鐘的人。病房里面，像通常外科醫院里那樣，空氣是悶熱的。有的傷員在呻吟，有的默默地坐在病床上。在最遠的角落里，躺着一個人，他的臉上纏滿了繃帶。在白色的縫隙里，閃着漆黑的兇惡的目光。卡秋莎心中很害怕，莫非這病人正是那個軍官，她的憐憫心使她感到一陣痛苦。然而就在這時候，背後有人咳嗽，她回頭一看，瞧見了馬拉霍夫。卡秋莎高興得甚至笑了起來：他的臉一點也沒有受傷。

當馬拉霍夫望見卡秋莎時，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由於激動，他咳嗽了一陣。嘴唇上還有一點血。

卡秋莎的目光是嚴肅而悲傷的。

馬拉霍夫難為情地笑了笑，聲音啞啞地說道：

“請你原諒……我害得你跑了一趟。”

“怎能這麼說，”卡秋莎回答道，愈加同情馬拉霍夫了。她從包袱里拿出了鄉村的禮物。“這全是我們大家送給你的，希望你早日恢復健康，”她低聲說道。帶來的禮物中有一罐黃油，有雞蛋，有牛奶，有蜂蜜，有餡餅，有香腸。“你吃了，身體馬上會好的。”

“這麼多，怎麼吃得了，”馬拉霍夫笑了。“足夠整個

病房吃上一个星期。”

“别担心。我们会帮忙的，”他旁边一个没有胳膊的伤员向他保证道。

卡秋莎严厉地瞅了他一眼。

“蜂蜜和鸡蛋可不许动，”她说，但马上又感到不好意思，她明白了，病房里的人都是一样的，她不当这么冷酷地回答他。

“或许你的丈夫在家，那么就请你告诉他，我写信给你是因为我在农庄中不认识别人。”馬拉霍夫說了，又咳嗽起來。

“我没有丈夫，”她简短地回答說。

馬拉霍夫沒有追問为什么她没有丈夫，但是他的心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坐了不多久，卡秋莎告辞了，她在臨走前說，下个星期日还来看他。

她第二次来的时候，馬拉霍夫觉得自己較前好了些。他能坐着談話。卡秋莎認為这是蜂蜜的功效，又將一公升蜂蜜放在桌上。

“吃吧。你应当多吃些。这样你的身体才会健康，”她說着話，一面打开了灯櫃。她一看，上次帶來的食物全都沒有了。她明白了，其实这也是应当明白的：同志們帮了忙。她沒說什么，只吩咐他立刻就吃蜜。

馬拉霍夫肯定地对她說，上次帶來的蜂蜜，他不停

地吃，簡直沒有休息過，然而她強迫他非吃不可，於是他又開始吃起來。

“是你的蜜？”他問道。

“還會是誰的。我們的。集體農莊的。”

“是的，我也這麼說，是集體農莊的……”

病房里射進了大片大片的陽光。可以看見，窗外融化的雪水——滴滴迅疾地從屋頂往下流，閃射着彩虹般的光輝。一九四四年的春天來到了。傷員們的健康也在恢復着。

馬拉霍夫讚美地瞧着這個女人。他很喜欢那兩根沉甸甸的少女的辮子。卡秋莎身上有一種令人感到毫無拘束的東西，她是那末開朗，可以不必專門去尋找話題。馬拉霍夫不再感到拘束了，他就像在和一個親人談話似的。

卡秋莎這次臨走的時候說，下個星期日她不一定來，因為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必為我擔心。傷好了，我自己來看你們，”馬拉霍夫回答說，快樂而興奮地瞧着她。她沉着地受住了他的目光，說，她高興能看到他恢復健康，於是就離開了。

整整過了一個多月，他揹着旅行袋來了，袋子里放着兩套內衣，干糧和一塊做衣服用的呢料子。這塊料子是他用休養期間所掙的全部薪金在舊貨市場上買來的。

魯柯寧娜的房子不大，窗簾和門框都鑲有花紋，門前有个小台階。階梯前方有一塊圓石頭，这是个旧磨盤，用來擦鞋底的。馬拉霍夫在粗糙的圓石頭上擦了擦鞋底，用力敲起門來。

“請進！”卡秋莎的聲音說。

他微笑着走了進來，很滿意能看見她。

“我來啦！要在这兒住上一个月。”

这种坦率的語气，對於卡秋莎是那么不平常，她簡直不知怎样回答才好。而这时馬拉霍夫已經从袋子中取出了那塊做衣服的料子，双手遞給了她。

“这是为什么？”她問道，沒有接受礼物。

“为了表示感謝。”他說着便把料子放在她的肩上。

“窗子开着！”卡秋莎叫喊了一声，她向后退了一步。“別人瞧見了，会怎么想？”

“这没有什么不好。收下吧……”

“你怎么这样……你自己也需要錢保养身体啊，”卡秋莎回答說，她依然不肯接受礼物。然而，望着她的是一对这样幸福的眼睛，簡直不能讓它們感到委屈，於是，她微笑了一下說：“那么，謝謝你……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來回謝你……我什么也沒有准备。”

“我吃饱了。我这兒一口袋全是干粮。”馬拉霍夫把它遞給了卡秋莎。看見她有些猶豫，說道：“拿去吧！拿去吧！又不是我一个人吃。”

这时她才明白了，这个軍官正是來找她的。她的心中很乱：她不忍拒絕他，这样他会伤心的，但留他在自己家里，也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說，”卡秋莎茫然無措地回答說。她随即走到外室去，好讓自己安靜下來全面地考慮一下。

从小天窗可以望見一小塊藍色的天空。外室中一片昏暗，黑暗的牆角里，有一只蚊子在这暖和的黃昏中嗡嗡地叫着。

卡秋莎把兩只手掌貼在灼热的臉頰上。

奧琳卡跑了進來，她沒有發現母親，蹦蹦跳跳地進了屋子。

“不，应当把他安置到別的地方，”卡秋莎心中想，“这样他可以安靜些，而对我也比較好。”但是，当她轉身回到了屋子，她看見桌上擺着上尉的全部干糧，奧琳卡手中拿着一大塊干酪，而馬拉霍夫却悠閑自在地坐在桌子旁邊。

“你对叔叔說了謝謝沒有？”卡秋莎嚴厉地問道。

“說過了，”奧琳卡回答說，繼續咬着握在手里的干酪。“連糖也謝過了，”她把握在另一只手里的黏成一团的五顏六色的糖塊伸給媽媽看。

卡秋莎默默地穿上了外衣。

“过一点鐘我就回來，”她斷斷續續地說。

“好。我和奧琳卡在這兒坐坐，”馬拉霍夫回答道。

……卡秋莎很早就沒有了母親，她跟父親在一起生活。最初，父親還能刻苦勞動，工作也很好，他溺愛自己的女兒。但到後來，他開始酗酒了。卡秋莎十八歲那年，有一回他由於酒後失言，把女兒嫁給鄰村普洛科普·阿夫傑耶夫的兒子——性情陰鬱的吉洪做妻子。

婚後開頭那些日子，吉洪還能做到，既跟這個姑娘結了婚，就得使她幸福。日子久了，他就胡鬧起來，開始打她。結局是卡秋莎逃回了自己的村子。夜里，吉洪醉醺醺地闖進了她家，想抓住她的頭髮拖她回去。但是，接待他的是她父親的拳頭。卡秋莎就這樣留了下來。不久，父親去世了。吉洪還來过一次，那是在她生下奧琳卡以後，他心里想，這次她該回去了吧。然而他又打錯了算盤，他被卡秋莎趕了出來。當時她只有二十歲，但她已經很了解家庭“幸福”的價值了，人世間任何東西也不能使她用自己獨身的自由來換取這種“幸福”。

起初，謝良尼查村的人都嘲笑她，說：這成什麼體統，懷着孩子從丈夫家跑出來。但到了後來，惡意的閒話逐漸消失了，而誇獎她的善意的言語開始多起來，說她的生活很朴素，簡直看不出有什麼不好的地方，養畜場里沒有比她更好的擠奶員了。看樣子，她也再不需要什麼了。她沒有想過結婚的事，雖然她知道，吉洪在戰

前就結了第三次婚。如果她也結婚，誰也不會說她不對的。

卡秋莎在去養畜場之前，她先去找維斯特羅汗斯卡婭老婆婆。維斯特羅汗斯卡婭一個人住着。女兒們出嫁後全都離開了她。^① 老头兒很早以前就去世了。她是個虛胖的人，就像一團發酵的麵團，寂寞地消磨着自己的殘年。卡秋莎問她，可不可以讓先前住在醫院里，我們給送過禮物的那個軍官在她家住一個月。老太婆一聽這話，就高興起來，或許，這是因為她家中的生活會因此有些變化。但她馬上又机警地瞧了女客人一眼。

“為什麼你自己不留下他？”

“不方便呀！大家會胡亂猜想的。”

“哦，算了吧，誰會說你不对？挺能幹的一個婆娘，可就是孤零零的。莫非他的相貌太丑了？”

“不，好看，”卡秋莎微笑了一下，但馬上又嚴肅起來。“那麼說，你同意了？”

“同意，同意。你瞧，這麼多地方我還有什麼舍不得的。你這個傻瓜啊，我還要給你幫幫忙呢！”

“唉，和你真講不清！”卡秋莎生氣地說。

老太婆狡猾地瞧了她一眼。

“呸，你看我這個老糊塗。簡直沒有想到……卡琴卡^①，別客气，來吧。我還可以到隔壁坐上一個把鐘頭

^① 卡秋莎的小稱。

的。”

“我真不願意和你打交道。這種事，我根本沒有想過！拴起你的舌頭吧。人那麼老了，腦袋里不知裝的什麼東西。”卡秋莎轉身走了。“真見鬼，來了這麼個軍官！好了，現在他們背地里不知要議論些什麼了，”她心里想道。

維斯特羅汗斯卡婭老婆婆噘起了她那干癟的嘴唇。

“讓他來得啦。這干我啥事？”

養畜場上，人們已經知道卡秋莎·魯柯寧娜家里來了個軍官。所以她一到那里，擠奶員馬上就圍住了她。

“是的，來了個軍官。我把他安頓在維斯特羅汗斯卡婭老婆婆家里了。還有什麼要問的？”卡秋莎把雙手往腰間一插，問道，她的眼睛瞪得圓圓的。“怎麼，你們以為他是我的情人嗎？”

“也許，這也是應該的，”又矮又胖的擠奶員安妮西婭·楚爾巴托娃嗤嗤地笑着說。“叶卡切琳娜·羅曼諾夫娜，那時你就要軟下來了。”

“真的嗎？那我就對你軟一下吧！”她愉快地笑了起來。“幹嘛擠在這兒一大堆？快餵牲口去……”

卡秋莎果然一小時後回到了家里。馬拉霍夫坐在桌子旁邊，正在教奧琳卡演算術題。

“不，你看：比方說，這兒有一口缸。里面盛着四十桶水，”他說。“你媽媽从里面打了五桶，我打了十

桶，你也打了兩桶。缸里还剩多少桶水？想想，好好想想！”

奧琳卡皺起了眉頭，望着母親。

“不要总指望別人幫你。自己算算，”馬拉霍夫笑着說。

卡秋莎掛起了絨線衫，解下了頭巾。在這以前，看來一切都是簡單而明白的：她要把安頓他住在維斯特羅汗斯卡婭老婆婆家里的事告訴他，然後，他將收拾起自己的東西搬過去。然而現在，當她又看見了他那瘦削的面孔，她開始憐憫起馬拉霍夫來。但是，她極力抑制住自己心里這種憐憫的情感，等馬拉霍夫停了下來，孩子開始把算題抄到練習本上去的時候，便開口說：

“瓦西里·尼古拉耶維奇，別以為這是不尊敬的表示，你最好還是住在維斯特羅汗斯卡婭老婆婆家里。我已經同她談好了。老婆婆為人很和氣。她會按時給你煮茶、做飯的。而我時常要去養畜場，有時還要到省里去領飼料。連奧琳卡我有時也託付鄰居照管。在這裡你怎么能休息呢？”

馬拉霍夫皺起了眉頭。看樣子，這些話使他很傷心。他慢騰騰地穿上大衣，戴好了帽子。

“她離這兒不遠。我送你去，”卡秋莎抱歉地說，她開始把食物放進了旅行袋。

“奧琳卡，再見吧！”馬拉霍夫不快意地对孩子說。

“叶卡切琳娜·罗曼诺夫娜，祝你身体健康。要是我活着，战争结束后还要来的。”他把纸烟放进了口袋，走出去了。

卡秋莎一动不动地站着，手中提着旅行袋。等她跑到街上，馬拉霍夫已经走远了。

田野的上空飘过了潮湿而沉重的云块。云块很密，一朵接着一朵。春风吹拂着树梢，在人们头顶上瑟瑟作响。伏尔加河上传来了轮船汽笛的凄凉的告别声。

2

从这天傍晚起，卡秋莎开始想念馬拉霍夫。她不止一次地责骂自己对待他太冷酷了。特别使她感到沉重的是没有他的消息。他现在怎样了？他在什么地方？

突然，她接到一封写有军邮信箱号码的信。他出院后没有休息，就上前线去了。他在信上说，他爱她，并且说，他没有在谢良尼查村住下来，这或许更好些。但是希望她一定要回封信。即使他根本不值得爱，但总不至于连封回信都不配有吧？也许使她不安的是奥琳卡，这个用不着顾虑——他会把她看成自己的女儿的，不会让她感到痛苦。

信是用一种果断的笔迹写成的。信末写着“此致敬